编辑:顾遐 美编:刘玉蓉 校对:梁桥 组版:蒋培荣

本土文本

一人不独饮(非虚构)

□李楠

冬,北风,天寒凛。村大队部的商店里,一老汉靠着水泥板柜台,面前是两盏黑釉敞口瓷碟,一碟装着两块臭豆腐干,有时是香干,或二十几粒水煮花生米,一碟老白干。老汉一身粗黑布料的棉袄棉裤,袄是战国时期就开始出现的斜襟款,腰部束带的那种,袖口下方一片油污浆亮。棉裤则是裤腿肥大脚腕扎口款,皆因老旧泛白了。老汉须发花白,胡子拉碴,只见他伸出粗糙起皮、指纹间多有尘垢的大手,拇指压碟沿,食指和中指托碟边,小心翼翼地将泛着酒花的瓷碟送到干涩的唇边。随着"吱"的一声,一小口酒下肚。接着左手捏起臭豆腐干,缓缓送进胡唇间,轻轻咂一小片下来,然后细细品咀。过一会子,又是一小口酒,一粒酒肴。干完这件事儿,起码需要一两个小时,老汉才会意犹未尽地走出光线黯淡,混合着酒水、酱料、条酥、花椒等各种日杂百货气味浓酽的商店,双手插在袄袖里往家去。

这是我童年时期去大队部商店买铅笔、橡皮、练习本时经常见到的情景。一个老汉,一碟酒,一碟酒肴,一两个小时的光阴。为什么是一小口酒,一粒酒肴呢?穷呗!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刚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刚刚解决温饱问题,就这么点儿价值不会超过两毛钱的美好时光,也是从泥巴里抠出来的。一口干了,大快朵颐,不舍得啊,就得细细品,慢慢嚼,才对得起平日里的省吃俭用,对得起自己能多攒一分是一分的那份忍耐,那份等待。

相对这位记忆中的老汉,我爷爷一个人喝酒则显得体面多了。那时我们一家四口跟爷爷奶奶住一个院里,但已经分家了。我们住在老地基上翻盖的红砖瓦房的堂屋,爷爷奶奶则搬进了我们原来住的土坯墙麦秸顶的西屋。爷爷就在西屋门外的大梧桐树下支了个灶台,我妈则在东墙一溜低瓦房的厢房里做饭。逢年过节,或者需要烙馍、蒸馒头、炸馓子,或者逢年过节家里来亲戚,我妈和我奶奶就一起合作,用东厨房,厨房里有带烟囱的大灶台。

爷爷喜欢自己动手弄几个小菜,那个小灶台就发挥了大作用。他会先去河沟里抓几把螺丝,或者三五只河蚌,用开水焯了,挑出螺蛳肉或蚌肉,蚌肉还需切成细条状。从地里割来的韭菜洗净切了,然后点火倒油,葱姜蒜搞里头,花椒搞里头,干辣椒搞里头。这时候满院子就都是香味儿了。爷爷手执锅铲子,弓着腰,一边迎着弥漫的油烟翻炒,还不时把烧到灶台外的柴火往里推一推。不久,油烟落定,一盘色香味俱佳的下酒菜就出锅了。爷爷还有个细身束口白瓷酒壶。冬天里,只需在大口径的搪瓷缸里倒半杯开水,就可以温酒了。春秋天,爷爷则在大梧桐树下支一张小桌子,摆上刚出锅的小菜,有时还有一小碟赶集买的熟花生、蜜饯什么的,也是那种黑釉敞口瓷碟,也是那种散装的老白干,也是那样慢悠悠,细细品咂的样子,看得人那叫一个馋。

我那时对酒这么个玩意儿没任何概念,没喝过,但看着爷爷一人独饮的样子,就是馋。

民间自古就有"一人不独饮"的说法,说独饮是自怜自艾、积郁难疏,大抵跟人生不得意有关。好像一个人喝酒,是件挺丢人的事情,不值一提,不仅丢人,而且现眼。你看看,"独饮"硬生生成了"不如意事常八九,可与人言无二三"的生活注脚,成了逃避人生、自我放逐或沉沦避世的代名词。相当意义上,这话说得大抵没什么不对。君不见"抽刀断水水更流,举杯消愁愁更愁"的苦闷,"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"的孤独,君不见"东篱把酒黄昏后,有暗香盈袖"的寂寞,"醉里挑灯看剑,梦回吹角连营"的失落,以及陶渊明十九首《饮酒》诗的避世情结。更有阮籍者,于嵇康身首异处后,为续余生,不得不重新出仕,主动选择了步兵校尉一职。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:"步兵校尉缺,厨中有贮酒数百斛,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。"阮籍很矛盾,一方面贪生怕死,一方面又不愿与司马政权苟合,怎么办呢?行,我答应卖身给你,但我要躲进你军营的酒窖,喝光你的酒。你安排人上门提亲,对不起,我已醉得不省人事,这事儿没法进行。

上面这节吊书袋子的说辞,实在令人不齿。但基于这些,独饮似乎被永远钉在了那些消极情绪、负面人生的耻辱柱上。

真的是这样吗?我看未必。

大概是受到老汉和我爷爷喝酒场景的影响或暗示,人到中年后,对我来说最享受的喝酒场景,就是一人独饮。晚上下班回家,看到街边卤菜店里有心仪的菜肴,肚腹里的酒虫便蠕动起来,便会切一块猪头肉,剁半斤盐水鸭,或者买一份水煮花生带回家去。或者回家后,看到餐桌上母亲做好的菜里有适合下酒的,也会酒瘾起微澜,喝上二两。我酒量不好,二两就上头,这样正好,一天的乏劲都能泄出来,四肢瘫软,懒懒地歇会儿,懒懒地洗漱,懒懒地上床。什么也不想了,睡得那叫一个香。

跟老汉和我爷爷的独饮一样,那就是一次享受,一份乐子,一刻独享活着的安逸情趣,一抹四季流年的静淡清辉。甚至可以说,那个情境是美好的,超脱的,是一身劳苦之余的片刻安宁,和之后也许要继续面对受苦难、劳心神的日子,但此刻且放下,不思量的忘我境界。当然,也不排除独饮时会想起一路走来的重重艰辛,道道鞭痕,不排除惆怅难解的心结和龃龉不堪的回忆之殇。即便这样,那也是可耐的,自洽的。总而言之,言而总之,陶渊明、李白、辛弃疾、李清照们独饮独醉时,固然有万里悲秋的独客之叹,但也不能排除还有着一份且饮且歌,一片冰心的怡然自乐。

临《奉橘帖》(散文)

□尹画

霜降过后,台州临海的朋友又给我快递来一箱涌泉蜜橘。

友人是临海涌泉镇人。这些年的冬天,我吃到的第一只橘子,都来自她的馈赠。三面环山,一面沿江,恰到好处的沃土、温度、水分条件,孕育了口感上佳的涌泉蜜橘。黄澄澄的果皮,在阳光底下,尤显油亮而温润。细腻的果肉,如涌泉般的汁水,丝丝甜蜜在口中萦绕。

"一年好景君须记,最是橙黄橘绿时"。吃着橘子,情致兴起,铺纸提笔,临幅《奉橘帖》助助兴,此可谓锦上添花。

《奉橘帖》,是"书圣"王羲之的书法代表作之一。魏晋时期,行草在文人书风间成为主流。魏晋文人的"帖",其实就是写有简短文字的纸片,相当于日常的书信,简单的问候。

《奉橘帖》计十二字:"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。"这是王羲之赠送友人三百枚橘子时附带的一纸便条。古人行文没有句读,若添上句读,则为:"奉橘三百枚,霜未降,未可多得。"意思一目了然:奉送三百枚橘子,因未到霜降,所以没有多采摘。

短小、风趣、亲切、潇洒。帖,好比诗歌里的山水田园派,摒弃了繁文缛节的正式庄严,回归到真实的自己。这是一种率性而本真的流露。

由《奉橘帖》,可窥见当年文人雅士的生活质量。一送就是三百枚,以十斤四十只来计算,三百枚相当于七十五斤。放到今天,不但得用汽车装载,价格也着实可观,大几百元肯定少不了,足以称之为一份厚礼。想必收到礼物的朋友,一定会感人肺腑,念兹在兹吧。

至于为何未到霜降,橘子没有多采摘,乃因橘子霜降过后采摘才更甜。霜降之后,天气变冷,橘子的酸度降低,糖度提高,橘皮则由青变红橙。

如今,《奉橘帖》被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,同王羲之的另外两帖《平安帖》《何如帖》装裱在一起,普通人很难看到。不过,也有其他的途径。去年秋天,我曾去苏州留园一日游。留园的廊间壁上,整齐有序地排列着几百多方书条石,这就是有名的"留园法帖"。书条石,是嵌于墙上的一种书法艺术。江南园林中,书条石是一道特殊的风景线。它刻于石,内容近于帖,于是被称作书条石。记得自己当时流连其间,陶醉不已,看到许多书法杰作,其中就包含王羲之的《奉橘帖》。

由于年代久远,留存下来的《奉橘帖》字迹已经模糊。"奉橘"二字笔画残缺,"可多"二字几乎看不清楚。故而临写《奉橘帖》时,我只能揣摩着王羲之的笔势做了点补写。最终呈现的效果当然不及皮毛,不过为自己助兴的初衷已然达致。

水花生(散文)

□低眉

喜旱莲子草,是它们的学名。水花生,是农人对它们的俗称,因为它的叶子有点像花生,常生在水中。

从名字也可以看出,它们是水旱皆宜,适应性极强的。

如果只看长相,它们其实并不令人讨厌。油光翠绿的椭圆叶子,对生在中空的茎上,渐次分枝,越来越繁。绿茎的结节处,还透出一点淡淡的粉红,挺惹人爱怜。

张着四片叶子的脸,总是精神头很好,从来不见它们沮丧的样子。河里,沟边,田头,树下,乃至秧田的水里,到处都有它们踮起脚兴致勃勃的样子,好像在赶集。

它们的生机勃发,是活着的有兴致,而不是态度的傲慢。离地没有超过一尺的,它们把自己摆得很低,绝不高调。基部匍匐,上部斜升,一看就是一种有力的存在。有实力而低调,它们是很懂得低处之妙以及群居之力的,以部落的方式生活在一起。

不要被它们做小伏低的姿态所迷惑。这其实是顽固的一群,拥有着几乎是天怒人怨的生命力量,而终于在21世纪初,被定义为外来入侵物种。

一开始不是这样的。我妈说,我们这地方的水花生,是当年的生产队长从江南当宝贝运回来的,用的是船。那么江南的水花生又是打哪来的呢?自然是从别处引进的了。这家伙的老家据说是在巴西。

把它当宝贝运回来干啥呢?做饲料。牛也吃,猪也吃,羊也吃。猪羊吃水花生也不讲究,晒干也行,剁碎也行。还可以堆肥,很多人家挖了很大的坑,坑里埋一个大缸,大缸里堆的,就是水花生。剁碎了,往缸里一倒,加上一定的水,把缸盖起来,让它发酵,沤。不但可以给猪吃,有时还直接挑到大田去当绿肥。

水花生产量高,一落地就生根。别人是掸到芝麻就打油,它是掸不到芝麻也打油。不要说把它养在大河的水里了,它会一大片一大片地长出来,像军队,一直蔓延到对岸去。它甚至就算是堆在路边上也能长。就算被羊吃下去了,羊窠灰(其实就是羊粪)倒田里去了,它的根还在羊粪里活着,只要掸到一点水汽,它就生根发芽。

有一次,他们想钓鱼,在祖母的羊窠下面挖红蚯蚓。翻开来一层羊窠灰,下面许多细须须儿在蠕动,红红白白。红须须儿是细得比一根针粗不了多少的红蚯蚓,白须须儿就是被风吹动的水花生根。想想看,被羊吃下去了,被羊消化过了,被羊拉出来了,又被羊踩踏过了,十日百日千日,千踩万踏的,它也不死。它的根,还活生生的,水嫩嫩的,随时等待着落地生根的复活。多么厉害的一个角色哦。

化肥来了,绿肥几乎不用。农业机械化了,牛根本就少养。而养殖规模化的到来,使得猪羊都吃现成的饲料,不吃猪草羊草。我妈说,现在的水花生,从大宝贝堕落成大祸害了。简直天怒人怨,农人恨它入骨,必欲除之而后快。

"草枯灵"没有出来的时候,对付水花生唯一的手段就是挖,把它的根,全部挖出来。堆在大太阳底下暴晒。还必须放在水泥路上晒,如果放田里或者是田岸边,你是晒不死它的。它节节生根,它一生根,营养就全被它吸过去。水稻会长得面黄肌瘦,黄豆会长得瘦骨嶙峋,就连狗尾巴草,也要让它三分,在它低调的强势面前,活得战战兢兢。

而这东西的根,也是非常难挖的。泥上一丛水花生,泥底下的根,早就延得老远了,又长又深,这得要多少人工来挖呀。但凡有一小截没挖到,那么你等着吧!没几天,它又到处延起来,真是拿它没办法。

有了草枯灵的药水,农人不挖了,拿药水,打它。打一遍是打不掉的,得过一个星期,再打。过一个星期,再打。一共打三次,才勉强把它打到半死。这期间,万一落雨,雨水浇在它身上,那么,等着吧,它笃定还会活过来。

水花生里还特别容易躲蚂蟥。从前农人赤脚下田,插秧,拔水草,小腿肚上多被蚂蟥叮,一扯就流血。

跟鸡冠花一样,水花生把花开在叶茎的顶端,顶在头上。虽然只有小拇指甲盖那样大小,但是很漂亮,有模有样,是一个莲花的样子,白的。不经意间给人看到,星星一样。大概这也是它的学名喜旱莲子草的来历?很像一朵缩小版的莲花,只是花瓣比莲花更多,繁杂而细碎。也有叫它长梗满天星的。

细碎的事物其实很能打动人心,人们总是会下意识以为它们活着特别不容易,所以格外怜爱。

不要被"白莲花"的外表迷惑。这花也是个厉害角色。它会扬,扬到哪里,长到哪里。

耐寒耐旱耐水耐药水还耐胃酸,只要有一丝活气,它就要生根发芽加开花。怎么看怎么像一个革命者呢!所以,竟也有人把它叫作"革命草"。

空心苋也是它的名字。它确实也是有点像马齿苋的,是一味中药。只是它实在太张狂,从不给别人活路。世界上不能总是一种人,也不能总是一种事物。真正的自由,是允许差别的存在。所以它总的来说还是外来入侵物种,人人喊打的恶草。

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水花生的经历跌宕起伏,它也曾经在河东,过着被当作宝贝的好日子,而今到了斗转星移的河西。其中,一部分因素是时代变迁,但更主要的,还是它的性格问题。势不可用尽,聪明不可使尽,水花生从不自我克制。

江海新韵

沪苏通大桥之恋(外二首)

□王蝶飞

◎沪苏通大桥之恋

一

长江行走了一万里
情愿在此驻足
诵读南黄海蔚蓝的箴言
五山逶迤,仿佛人间
举起了慈悲的手掌
礼轻情意重啊
晚霞的霓裳
朝霞的邮戳
都值得一个人珍藏一生。

二

缓缓地向长江大桥望去
我有最深情的目光
送流水默默远去
扬子江的两岸
足够我们诗意安居,扬子江的浪花
足以让我们把南通当成一座花园……
若问什么是仁,一条大江
不远千里背来昆仑的冰雪就是答案。

三

桥下大江东去,犹如列子
御风而行于人间大道
桥上车轮滚滚,不外乎时光与高铁
一起带着我们步入了新的时代……
月亮路过沪苏通长江大桥
也会低下头来
为新的征程悄悄铺上洁白的丝绸。
江南江北就是同频共振的左右心房
现实与梦想就是无缝焊接的新生活
一本书,已经被清风读了无数次
经济学,建筑学,美学,社会学……每一页
都是亮堂堂的文化地标
一座时代丰碑,已耸立在江苏大地上……

四

请旭日升起来,吻一下江水的额头
325米的高度,仿佛时代的脊梁
1092米的跨度
无疑是一个醒目的脚印。
一座桥梁的身姿倒映在浩渺的扬子江面
这里的后浪
正推着前浪远行
这里的千舟正测量着万丈豪情……

五

一个人伫立大桥北岸
我看见那巍峨的桥塔
分明是江海儿女竖起了大拇指
点赞:五个"世界首创"的设计建造
点赞:桥梁界的"诺贝尔奖"获得者
多么深情
我仿佛听见了大海的呼唤
多么灿烂,阳光一次又一次抚过了大桥……

六

请凝视这里:唐古拉山白帝城神女峰问候的目光
黄海东海太平洋大西洋祝福的目光
苏南苏北连接中国东部经济版图欣喜的目光
请慢慢阅读:
这里的每一片青山绿水
请欣然收下:这里的江海
正运送着千万吨的幸福!

七

仔细看,每一个日子都是崭新的
一艘艘巨轮驶入了长江口
仔细看,中国的地平线在升高
一个民族的梦想
犹如点点帆影,闪耀在天边……
仔细听啊,我的江之尾
我的海之端
一首叙事诗永远读不完
一支抒情的歌
永远听不够
像春花读着秋月,像潮来听着潮往……

◎在扬子江边

有一段时间,我习惯一个人
于暮晚沿着江边散步
抑或静静地坐着
看人,看风,看云
看远远近近的船只
看江水
在暮色里变得黏稠起来
我的记忆也越来越轻
江涛拍岸,可以听得出
生活的单调,和沉重

江涛拍我
我已是扬子江的一部分
何须再问
身前有多少岸
背后有多少浪
我已问了半生
还是没能找到可靠的答案
而流水一次又一次涌上天空
仿佛入海
仿佛朝圣

◎江边落日

夕阳滑过青山
壮丽的毁灭染红一江秋水
江边落日
是白昼向大地一天的暂别
静谧——
是空气沉默时的语言
夕晖尽染的山水、云天
美艳得令人窒息
蜻蜓低飞,鸥鸟翱翔
唯有我久久伫立
等待夜色
将天地涂成一片深邃的海
弯月如舟,载着我和梦想
飞向远方

在冬天里遇见秋天(外一首)

□陈克勤

◎在冬天里遇见秋天

在这个
乍寒还暖的冬月
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间
晃得人眼疼

在这个
依然满目葱茏的
江北的初冬
遇见江南
田野里一片金黄 夹着嫩绿
黄昏如诗
像是不忍道别的昨天
以文学煮酒
用往事烹茶
为十一月
唱着最后的晚歌

在今夜
在红得像火的银杏树下
燃红火把
把那些
写给春天的
无疾而终的情诗
扔进炉膛

然后
喝一杯烈酒上路
走进十二月的
清冽的黎明

◎冬至未至

拿什么跟你道别呢
北方已经下雪
南方
风在肆意地撕扯着黄昏
暮色里
几片最后的落叶
正和村庄
以及家乡缥缈的炊烟
作出最后的诀别

今晚以后
越过冬天
这道最后的栅栏
我就是那个无家可归的孩子
从此
浪迹天涯